

她从这里搬走,如今又回到了这里,还要与它朝夕相伴。这也许就是完整的生命。

麦地深处

怎么也没有想到,凤奶奶会这么快走了。在这个村里,按辈分和年龄推算,怎么也要到三十年以后才会轮到她去,但是病魔毫不迟疑地把她带走。这个村庄里有着太多的意外,让人无法把握。

那天从县城匆匆赶回老家,在凤奶奶的棺材旁见到了爷爷。同样因得病致使说话、行动都不便的爷爷,拉着亲人的手泪流满面。要知道过去的十年里,他可是当地响当当的乡镇党委副书记。是疾病增加了他衰老和脆弱的程度。他用含混的语言,表达他内心的伤痛和对亲人的谢意;他头脑清楚,但是苦于口齿不清,因此不得不借助肢体语言给亲朋们敬酒,以示感谢。

爷爷无力挽留老伴的远走,但又不愿接受现实。以致于他在凤奶奶去世后,还摇头摆手说她还没去。他迈着蹒跚的脚步,徘徊在凤奶奶的棺木旁。以前总是凤奶奶扶着他,以后呢?谁会挽着他呢?儿女也许会,但身边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是凤奶奶了。

跪在棺材前的是琼花姐妹俩。凤奶奶的两个女儿琼花和琼英是我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按辈分算,我应该叫她们姑姑。泪水不断流过她们的眼角,模糊了她们美丽的眼眸,眼里充满悲伤和对母亲的不舍。她

们曾是那样亲密的母女,她们的关系一度像是姐妹。为了给母亲治病,她们倾其所有。高额医药费给她们带来过压力,但是她们都毫无怨言。可惜这些努力没有感动恶魔般的疾病。太多的努力也同样给予了她们太多的希望,正是这样,伤心就越重。

琼花痛哭流涕,泪水打湿了她的脸颊和胸襟。琼花从小就乖巧听话,面若桃花,凤奶奶一直以这个小女儿为傲。我和琼花同学多年,深知她的性格温柔善良,但却少有流泪。这次不同,极度的悲痛远远超过了她的自控力。眼泪流尽,可是母亲您在哪里?您听得到吗?琼花那单薄的身子如何经受得住滴滴沉甸甸的眼泪!纵使眼泪淹没了视线,悲伤占据了心灵,琼花还是渴望看到母亲活着,哪怕看到的是病床上的母亲。

琼花跪倒在地,抖动着双臂,泪如泉涌。悲伤的琼花没有想到这一幕正好被因为行动不便坐在二楼的父亲看到。有人提醒了琼花,她心里猛地一惊,接着又急忙拉了拉跪在身边的琼英和小弟。

已是凌晨3点,春天乡村的夜有一阵阵的寒意袭来,此刻最能感受到凉意的,应该是琼花他们了。这也许是她此前从未体验过的最寒冷

□赵锋

的春天。尽管此时大地正在向着绿色,朝着温暖迈去,山花也不失时机点缀着大地。但,这对琼花来说,那些只是画的底色,主题没了,再好看的画又能怎样呢?

凤奶奶的墓安排在琼花老家屋后的一片庄稼地里。地边有一棵柿子树,小时候,琼花他们经常在这棵树下张望日渐红透的柿子。那时,琼花天真烂漫,脸颊就像树上的柿子一样。庄稼地里长满了麦子,三月正是麦子“扬花”的时节,细小的碎花装点着笔直的麦芒,似乎在夸张地显示着生命力的旺盛和强大。然而,如今麦地深处就是凤奶奶的长眠之地。透过麦秆之间的缝隙,依稀可以看到她曾经住过的老屋的屋角。她从这里搬走,如今又回到了这里,还要与它朝夕相伴。这也许就是完整的生命。

琼花、琼英、小弟和他们的表妹都伏在麦地深处的泥土上,痛哭流涕,抖落了一地的“麦花”。无辜的麦子并不知晓琼花的悲伤。琼花煞白的脸庞显露了离别母亲时的无奈。

琼花怎么也没有想到,儿时打猪草走过的地边竟是母亲多年后长眠的地方。

麦地深处成了母亲的另一个故乡。

(作者单位:郧阳区信息宣传中心)



您常说一句话“好好念书,为了祖国”。

爷爷的爱国心

□陈建辉

曾经,我以为,我已将您藏在心底,再不会浮起。不过三年,清明时节,我又想您了,亲爱的爷爷。

同样的樱花烟雨,同样的梧桐老树,同样的您给我讲述那段革命生涯,依旧是丹江东畔,战火硝烟。

您讲的故事,其实我一点也没记住。时至今日成为一名高中语文教师,依旧记忆力不靠谱。可是回想当时的场景觉得有趣,您的表情,让我每次都忍俊不禁。您总是先问我,梧桐树下是否会下雨。您可知道,我每次都是赶到村里小卖部问问别人,然后告知于您。现在,人到中年方才体会,原来您在阴雨中隐隐作痛的后背,镌刻着战友的记忆。人间正道是沧桑,真情总在战火中。

前几天带学生去房县烈士纪念园悼念贺龙时,我差点认成是您。您虽然没有授勋,可您依旧备感骄傲。因为您常说一句话“好好念书,为了祖国”。

今天,很多人淡忘了爱国的初心,可是我没有忘记,不是说我伟大。是因为我不能,更不敢。鬓角的白发,脸上的皱纹,山样的身影,仿若昨天。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一道背影,而是一种恒久的鞭策。窗台上,滴落的雨滴轻敲着我的心,可以不再有雨吗?

耄耋之时,您做了一件错事呦。依旧是烟雨梅陇的地方,您不见了。家里人真的惊了,5年没回家的小姑也从上海赶回来了。您可曾记得,您将家中学习最好的小姑赶到外面求学,不准老是想家,要想国家时,小姑对您忿忿之态。小姑当真没有辜负您,研究生毕业又继续攻读博士,可是她也5年没有与您联系。我知道,从此梧桐树下,您的身影更加频繁。

我时常教育学生要家国镌刻心中,想必就是受您的影响。

有些画面,总让人牢记一生;有些记忆,总让人温暖一生;有些离别,总让人思念一生。我们不能要求明天怎么样,但明天一定会来,这或许就是人生。

虽然不是清明,但您真的找不到了。小姑亲手在您的像前写下“谁能遥控时间的距离?”我知道小姑心中早已原谅了您的狠心,她明白“祖国”儿女的重担。

“好好念书,为了祖国。”一句话,依旧是这个清明。

爷爷,您一路走好。

(作者单位:房县第一中学)

他曾是人生旅途的向导,亦是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亦父亦师的兄长

前年4月13日凌晨,三弟打电话告诉我一个不愿听到却又毋庸置疑的消息:敬爱的兄长离我而去了。我捶胸顿足,泪如雨下,来不及做任何准备,便和老伴匆忙登上开往东北的列车。火车上,我辗转反侧,含泪写下这首《七律·吊长兄》:

忽闻噩耗泪千行,皓首偕妻奔故乡。
往昔暮朝情切切,如今生死两茫茫。
若无兄智明灯举,岂有弟愚业绩扬。
待到隔年花怒放,南疆遥拜诉衷肠。

兄长是我崇拜的偶像,是我一生的良师,也是引我不断前行的向导。毫不夸张地说,兄长在我人生路上的每一个关口,都为我把关护航。没有他的引导,就没有我如今人生的成功。

我八岁那年,不知什么原因,错过了小学报名的机会。放假回来的兄长知道后,非常着急。他亲自找到学校,好说歹说,学校竟破例将我收下。因为未及时报名,没有课本,兄

长千方百计为我借来别人用过的旧书。由于内容变化,他亲自为我一篇一篇地抄好。我在一旁看着,不禁落泪,幼小的心灵深处留下无法磨灭的印痕,这成为我后来努力学习的不竭动力。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心爱的父母相继去世。如果说母亲的过世,留给我的深深的悲痛的话,父亲的远去,对我简直不啻为晴天霹雳,我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在我“往后不知咋办”的哀嚎声中,又是他,我的兄长,用手轻抚我的头,说:“二弟,不要哭了,有哥哥我呢!”这句话,如黑夜中掠过的一道闪电,照亮了我哀死的心田;又恰似一股融融的暖流,使我的周身为之温暖起来。如今我时常想,如果不是兄长的收留,我真不知道那种失去双亲的绝望会把

我推向何方!

我初中毕业那年,兄长考虑到自身经济拮据,劝我报考中等师范学校,我同意了。可由于种种原因,颇

□田雨泽

具慧眼的锦县高中(今辽宁凌海市一中)钱永义校长,把我这个全县中考状元录取到了他治下的学校。没有责备,没有踌躇,兄长依然同意且支持我上高中。记得1964年暑假,他到县里参加教师集训,竟提前把我的行李带到了学校。本不具备读高中条件的我,怀着渴望与不安的心情,迈进了锦县的最高学府。

由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我在高中读了四年。1968年10月秋,我来到锦县晓光公社双台子大队。不到一年,被抽到公社中学当民办教员,一直干到1977年,其间曾被抽调到县文教局工作一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如愿迈进大学校门。今天想来,如果不是兄长当时支持我读高中,何来我读大学的良机?大学毕业

后,我留校任教。每当我站在神圣的讲台上,面对着渴求知识的学生,心中总是漾起阵阵涟漪,对兄长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

可如今,我与兄长阴阳两隔。兄长永远令我尊敬,他曾是人生旅途的向导,亦是心中一盏不灭的明灯。如今,我再也不能当面聆听他的谆谆教诲了,我只能身居南地,翘首北望,遥祭我最尊敬的兄长……

(作者单位: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退休办)

